

◎ 赵航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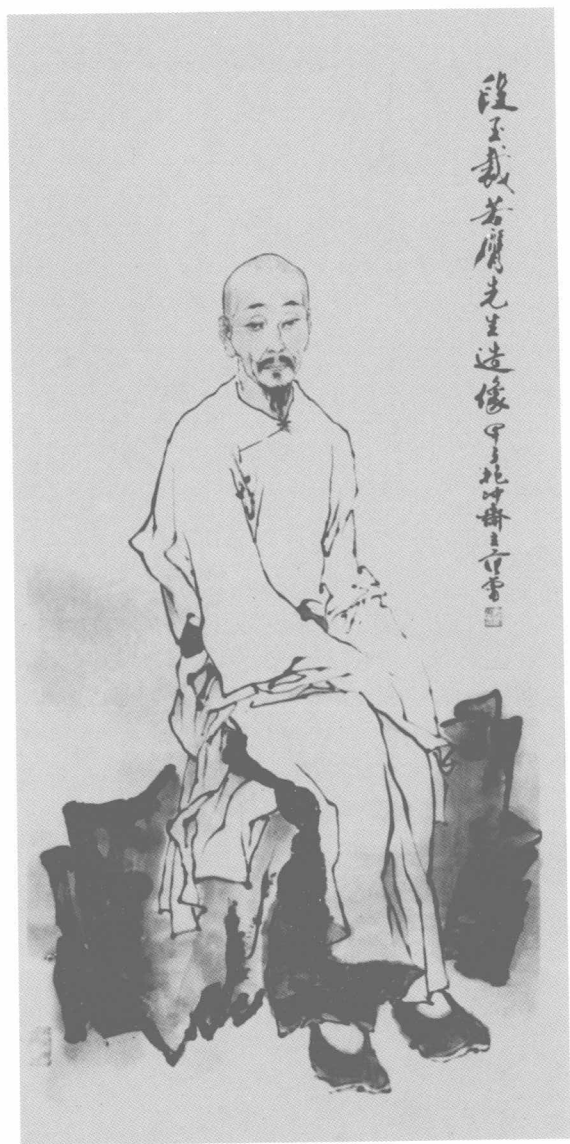
扬州学派概论

广陵书社

◎ 赵航 著

扬州学派概论

广陵书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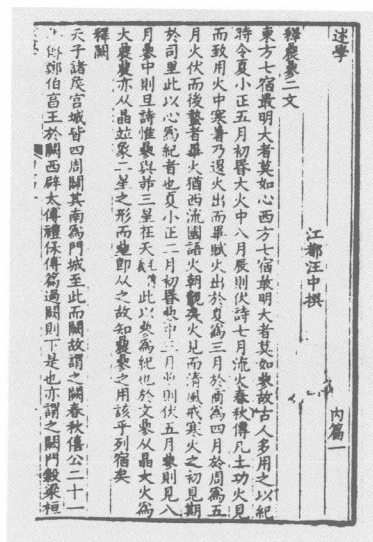


段玉裁像



汪中像

汪中《述学》书影



汪中墓



焦循《里堂家訓》書影

儒者以治生為要一切不善多由於貧至於貧而能堅守不失非有大學問不能莫如朱窮時先防其窮防之道如何曰勤曰儉曰量入以為出王制云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量入以為出唐詩堯舜首章云職思其居次章云職思其外末章云職思其憂居謂日用飲食之常外則冠昏賓祭憂則疾病凶荒如是善之則知所出又量歲之所入以準之以此處家自無匱乏之患所入不足以食肉寧食蔬所入不足以食飯寧食粥乾隆丙午七月值旱荒之後甌中米已盡唯有束數斗及碎米麤而已祇之不能延兩月乃賣麥買山蔬煮食遂得寬裕不然則半月四麥

里堂家訓卷上

江都焦循



江都焦循



焦循像



焦循墓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扬州学派概论/赵航著. —扬州:广陵书社, 2003. 11

ISBN 7-80694-029-4

I. 扬... II. 赵... III. ①学术思想—思想史—中国—清代②文学流派—研究—中国—清代 IV. ①B249.9
②I209.4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3)第098049号

书 名 扬州学派概论

著 者 赵 航

责任编辑 邱数文 胡 珍

出版发行 广陵书社

扬州市凤凰桥街24-6号 邮编 225002

发行部电话(0514)7343427

印 刷 扬州鑫华印刷有限公司

扬州市运河西路215号 邮编 225003

开 本 850×1168毫米 1/32

印 张 9.375 插页8

印 数 2000

版 次 2003年1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7-80694-029-4/K·14

定 价 22.00元

(广陵书社版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序	1
第一章 绪论	1
第二章 双星并峙	18
——王念孙 王引之	
第三章 《说文》大家	44
——段玉裁	
第四章 才卓识高	71
——汪 中	
第五章 钩沉汉学	90
——江 藩	
第六章 精于三礼	110
——凌廷堪	
第七章 学渥识博	124
——熊 诰	
第八章 沾溉士林	145
——阮 元	
第九章 精深邃密	170
——刘台拱 刘宝楠 刘恭冕	
第十章 三世通经	186
——刘文淇 刘毓崧 刘寿曾	

第十一章	声义相因	202
	——黄承吉	
第十二章	传注功臣	217
	——朱 彬	
第十三章	长于名物	233
	——任大椿	
第十四章	结语	249
扬州学人学术系年要览		265
参考书目		282
后 记		284

第一章 绪 论

九二五年出版的《清代朴学大师列传》，是一部全面论述清代近三百年学术成就的著作，也是一部系统介绍清代扬州学人学术渊源、肯定其学术价值及学术地位的著作。作者支伟成，是近代一位深究群经、纵览史籍的资深学者。在其先后发表《诸子研究》、《东原学说述要》、《安徽朴学大师列传》等著作的基础上，益广其范围，辑成《清代朴学大师列传》一书。书成之前，曾受到梁启超的鼓励，书成之后，章太炎又详加论订。是书体例完备，秩然有序，比较清晰地再现了清儒的渊源系统，挖掘了他们治学中所体现的科学精神以及对传统文化产生的巨大影响。

该书分吴、皖、常、湘、浙、粤数派，列经、史、小学、地理、金石、校勘、目录、诸子、治事、历算、博物各家，凡 370 余人。我们姑且不论其“分派”是否允当，“列家”有无疏漏，就其“传人传学”而言，是书的功绩也是不可湮没的。以清代扬州学人为例，被列者凡 20 人，分类之细、之精，很能折射出作者深邃的学术眼光。如黄生被列入“清代朴学先导大师之列”就是一例。但《章太炎先生论订书》中，在肯定支氏这样分列正确的同时，又认为应把黄生等人的学术地位提高到阎若璩之上。因为“黄生研精小学，与专术

篆隶,审正形体者不同”,是致力于汉学、精于文字训诂的大家。黄生是黄承吉的族祖。黄承吉,祖籍安徽歙县,生活于扬州,习称江都人。曾为黄生《字诂》、《义府》两书加按语,名曰《字诂义府合按》。黄承吉的《字义起于右旁之声说》,是继宋代“右文说”之后的又一力作。他与同邑江藩、焦循、李钟泗等人并称“江、焦、黄、李”,是“扬州学派”的中坚人物之一。^{〔2〕}

在“皖派经学家列传”中,介绍了段玉裁、王念孙、任大椿、凌廷堪、阮元、焦循、朱彬、刘台拱、刘宝楠、刘恭冕(宝应刘氏三世传),刘文淇、刘毓崧、刘寿曾、刘师培(仪征刘氏四世传)以及成孺等人。江藩、汪中、李惇则见于“吴派经学家列传”中。正如章太炎先生所说,许多人在学问上是汉、宋兼采,即使如戴震这样的大师级人物也是如此。“戴氏《孟子字义疏证》,力与宋学相攻,而说经时兼采宋学,惟小学、音韵、历算、地理,不涉宋学耳。至高邮、曲阜始醇粹无杂耳。”这些被列名的学问家,皆有盛名于时,是“扬州学派”的代表人物。

《清代朴学大师列传》一书详细介绍了各人擅长何学及其学术渊源,“示人以途术”。所以在“专传”之外,复列“互传”于目。如段玉裁、王念孙父子,又见“小学大师列传”;汪中、王念孙,又见“诸子学家列传”;焦循,又见“历算学家列传”;阮元,又见“提倡朴学诸贤达列传”。让读者对他们的学问擅长,有更全面的认识和评价。

支伟成写作该书的目的是提倡朴学。提倡朴学就是

提倡实学,讲实事求是,讲学术研究的科学态度,从实实在在的考辨中得出结论,不能以想象代替求实。提倡朴学,就是为了继承和发扬祖先留下的文化遗产、文化传统;继往为了开来,不继往无以开来。正如《清代朴学大师列传》的作者“在‘附识’中所说的那样:‘尤须重言申明者:此书主旨,在使后生学子见夫前代大师,持躬耿介,廉洁自持,壹志专心,难而后获,则可使人奋勉向学,不为物迁;更见其考证辨析,莫不条理缜密,博引旁通,则可药近人凌乱肤浅之病;且既明其师友传授之渊源,则于以知学术之途径。’”前代大师提倡和坚持的潜研于书斋、超然于仕途、不畏艰辛、迎难而上的学术奉献精神以及论证缜密、方法科学、援据广博、持说严谨的实事求是的治学态度,对后世学人来说,是值得学习和借鉴的。

同样,我们研讨“扬州学派”,不仅仅是为了发掘这些学术宝藏,了解和认识悠久灿烂的历史文化,而且更是为了鉴古知今,汲取这些宝藏中所具有的借鉴价值和认识意义。因此,总结扬州学人所具有的学术品质,即独特的学术眼光、博大的治学气象、缜密的研究方法、敢于创新的精神,以及知难而进的治学态度,活跃而和谐的学术群体氛围,相互提携、奖掖后进的宽广胸怀,应该是极其重要的。正由于这些主、客观条件,才使他们能够成为有清一代学术上的巨擘,并一一置身于学术大师的行列。“知人论世”,我们要客观评价他们的学术成就,就必须对他们的主要著作悉心检阅,证以当时和后来的评判,综合研究分析,用实事求是的态度,重现“扬州学派”治学的恢弘气派及辉

煌地位。

—

关于“扬州学派”，迄今未见到有一部著述给它下一个较为严密而准确的定义。

王力先生在《中国语言学史》中说：“清代是中国语言学的隆盛时期，一般人所称的乾嘉学派，指的是段、王之学，那是十八世纪下半期到十九世纪上半期。”又说：“段、王二氏是乾嘉学派的代表，他们的著作是中国语言学走上科学道路的里程碑。”这是以乾嘉学派来包括、代替“扬州学派”的观点。

张舜徽先生在《清代扬州学记》中说：“清代扬州府治，领二州（高邮、泰州）、六县（江都、甘泉、仪征、兴化、宝应、东台），‘扬州学派’产生的时代背景以及他们的特点，都在《叙论》中首先概括地加以说明。”基于这样的认识，他又补充说：“刘师培出生的年代虽较晚，却是清代‘扬州学派’的殿军。”他是按籍贯来划定的，即在某个历史时期内，凡祖籍扬州的学人，都属于“扬州学派”之列。

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一书中认为，清代乾嘉之学，是“三百年文化的结晶体”，“因为乾隆、嘉庆两朝，汉学思想正处于最高潮，学术界全部几乎都被他占领。但汉学派中也可以分出两个支派：一曰吴派，二曰皖派。吴派以惠定宇（栋）为中心，以信古为标帜，我们叫他作‘纯汉学’。皖派以戴东原（震）为中心，以求是为标帜，我们叫他做‘考证学’。此外尚有扬州一派，领袖人物是焦理堂（循）、汪容甫（中），他们研究的范围，比较的广博；有浙东

一派,领袖人物是全谢山(祖望)、章实斋(学诚),他们最大的贡献在史学。以上所举各派,不过从个人学风上,以地域略事区分。其实各派共同之点甚多,许多著名学者,也不能说他们专属哪一派。”梁氏在充分肯定“扬州学派”在乾、嘉时期的学术地位及其自身的特点的同时,也向我们阐明了这样三个观点:其一,“扬州学派”是属于汉学派两个支派的吴派、皖派之外的,具有自身特点的学派;其二,“扬州学派”的领袖人物是焦循、汪中,研究范围比较广博;其三,学派区分的标准大体上以“个人学风”和“所属地域”为参考,而各派之间、个人之间又有异同,互相渗透、补充,许多著名学者也不能明确认定他们专属哪一派。这些意见很有见地,给人以启迪。

然而,由于历史的局限及学术观点等原因,上述诸说虽各有短长,但都没有完整地理解“扬州学派”的内涵。为了真正弄清“扬州学派”产生的原因及其在学术界的影响与贡献,我们必须追本溯源,从产生这个学派的时代特点出发,认真加以考察。

我们知道,在清代 260 多年的学术史中,大体可以划分为前、中、后三个时期。每个时期都存在着汉、宋两个学术营垒的论争。有时势均力敌,有时此消彼长。所谓“汉学”,又称“朴学”,指汉儒治经注重名物训诂考据之学。明清之际,学者顾炎武等主张“通经致用”,推崇汉儒朴实学风,其后阎若璩、胡渭等以训诂考据之法治经。他们“崇尚实学,不务空言”;提倡“事必有征,言必有本,臆说武断,概

不取焉”(江藩《国朝汉学师承记》)。至清乾隆、嘉庆年间,惠栋、戴震、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等更是继承与发展了汉儒治经之学,一时蔚为风气,世称乾嘉学派。所以,清代的“汉学”,实际上是指以汉儒为旗帜,在各个领域继承、弘扬汉儒的治学方法和科学态度并且取得卓越成就的一批学问家之学养、学风。他们与专为研究义理的“宋学”相抗衡,反对宋儒空谈义理的空疏之学。平心而论,“汉学”重实证,也有琐碎之弊;“宋学”重义理,却不乏真知灼见。本可以互相阐发,不必相互攻讦,门户森严。我们姑且不论汉学、宋学的优劣、得失,但仅就治学而言,人们更为推崇“汉学”也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乾嘉学者每治一业,必终身为之,不为物迁,铢积寸累,先难后获;每治一书,必旁证曲喻,言不虚发;每主一论,必“揆之本文而协,验之它卷而通”。使他们在经学、小学、史学以及历算学、地理学、校勘学、目录学等诸多方面,均取得超越前代的成就,成为清代中期学术的中坚力量。而这一时期的“宋学”,因逐步失去统治者的青睐与支持,加之在学术上反空疏、求核实的潮流的影响与推动下,它已由极盛而转衰。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扬州学派”一方面以其独树一帜的成就,成为乾嘉时期“汉学”的代表;另一方面,“宋学”卫道者诋毁“汉学”,也必然以“扬州学派”为主要目标。而这场斗争的结果却导致“扬州学派”更加强盛并继续影响着中国的学术文化,这是“宋学”卫道者们想不到并违反其初衷的。

二

在汉、宋两学之争中,大体可以代表两种互相对立观